

倾力力作

辛屹屹

XIN YIYI

著

QINAIDE YUSHENG  
QINGDUOZHIPJIAO

下 册

原来，  
真的有这样的人，  
仅仅念着她的名字，  
都可以感到满满的温暖。

亲爱的，  
余生请多指教



青島出版社  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QINAIDE YUSHENG  
QINGDUOZHJIAO

# 亲爱的,余生 请多指教

下册

辛吃吃 / 著

 青岛出版社  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亲爱的,余生请多指教 / 辛呖呖著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2017. 7

ISBN 978-7-5552-4599-5

I. ①亲… II. ①辛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13737号

书 名 亲爱的,余生请多指教  
著 者 辛呖呖  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 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  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  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  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  
责任编辑 郭林祥  
责任校对 贾迎春  
特约编辑 郭红霞  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 
出版日期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 
开 本 32开(880mm×1230mm)  
印 张 16  
字 数 400千  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4599-5  
定 价 55.00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  
建议陈列类别: 畅销·青春文学

# 目录

## CONTENTS

### 上册

---

- ◇ 第一章 旧账新算 /1
- ◇ 第二章 永远的救世主 /11
- ◇ 第三章 刷副卡的寄生虫 /29
- ◇ 第四章 薄情的男人 /45
- ◇ 第五章 第一个恨的女人 /60
- ◇ 第六章 相遇成伤 /72
- ◇ 第七章 谁欠了谁 /82
- ◇ 第八章 回到我身边 /98
- ◇ 第九章 唯一的女朋友 /108
- ◇ 第十章 上帝的另一扇窗 /120
- ◇ 第十一章 最好的闺蜜，最爱的男人 /134
- ◇ 第十二章 故人归来 /147
- ◇ 第十三章 生与死的边缘 /161
- ◇ 第十四章 鸵鸟的幸福 /175
- ◇ 第十五章 她就是红颜祸水 /189
- ◇ 第十六章 迟来的亲情 /198
- ◇ 第十七章 残忍的真相 /212
- ◇ 第十八章 心会跟爱一起走 /221
- ◇ 第十九章 把爱情还给她 /230
- ◇ 第二十章 下世再相遇 /241

## 下册

---

- ◇ 第二十一章 下一世，依然爱你 /253
- ◇ 第二十二章 我们结束吧 /265
- ◇ 第二十三章 不会再有人比你更爱我 /278
- ◇ 第二十四章 好久不见 /297
- ◇ 第二十五章 忘年交 /311
- ◇ 第二十六章 破镜重圆 /326
- ◇ 第二十七章 可念不可说 /336
- ◇ 第二十八章 鸿沟的两端 /351
- ◇ 第二十九章 好马不吃回头草 /364
- ◇ 第三十章 渗透她的生活 /376
- ◇ 第三十一章 披着羊皮的狼 /389
- ◇ 第三十二章 你知，我有多爱你 /402
- ◇ 第三十三章 一直走下去 /414
- ◇ 第三十四章 幸福一家人 /426
- ◇ 第三十五章 天生情敌 /437
- ◇ 第三十六章 唯爱一生 /452
- ◇ 第三十七章 盼孙成龙 /465
- ◇ 第三十八章 安然若初见 /473
- ◇ 第三十九章 幸福的味道 /486
- ◇ 第四十章 圆圆满满 /499

## 第二十一章 下一世，依然爱你

她缓缓地抬手，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。阳光照在她的脸上，有着淡淡的金光，像她这一生曾经的辉煌。

就算吃了安定片，叶晟唯也睡不安稳。很早，他便醒来了。

A市进入了深冬，淡淡的薄雾将山峦包裹，像披了一层轻纱。冷风从四面袭来，叶晟唯却只穿了一条泳裤去游泳。

露台上，叶思媛伸着懒腰，当她看到叶晟唯正在冬泳时，大吃一惊。

这是多寒冷的天啊，树叶上都打着白霜呢！

她哥真是疯了！

叶思媛鼻子一酸，为他心疼。

他们的父母也真是奇葩的一对，一个反对哥哥，一个反对妹妹。不过，她和安泽之间，不用叶长青反对，便已渐行渐远。

因为官灵，两人之间生出许多误会。叶思媛心高气傲不听解释，安泽也不屑解释，两人的关系便也像这打霜的寒冬——冷僵着。

叶思媛心里一阵酸楚，心情低落地退回屋子里。一番梳妆打扮之后，挎着小包，准备去逛街。

下楼的时候，她正好遇上了叶长青。

“去哪儿？”叶长青一脸的严肃。自从安泽不答应退出娱乐圈后，叶长青就对叶思媛管得比较严，一度调了好几个保镖看着她。

叶晟唯给叶长青做了思想工作之后，叶长青才把保镖撤走。

此时，叶思媛冷冷地讥笑了一下：“爸，不用担心我去见安泽，我和他就快玩完了。”

叶长青：“……”

剧情的发展，有点儿出乎他的预料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什么怎么回事？”叶思媛慢慢扬声，“不正合你的意吗？分了，你也省心。”

叶长青眉头一皱，下意识地觉得是安泽玩弄了叶思媛的感情，便厉声说道：“他要是敢欺负你，我不会管他是不是顾诚的儿子。”



叶思媛已经下楼，对着叶长青扬了扬手，便朝地下车库走去。

这些家长的心思，还真是一茬接一茬。两人在一起的时候，百般反对；现在要分手了，好像也不合他们的意。

叶晟唯披着浴巾走进来。叶长青看到他湿漉漉的头发，惊了一下，说道：“晟唯，你晨泳？”

叶晟唯淡淡地嗯了一声就上楼了。

叶长青本想说些什么，可是话到喉咙又被堵住了。叶晟唯身上的冰冷，突然让他觉得说什么都不讨好。

屋子里暖气十足，却一点儿温情感都没有。

叶长青长叹了一口气。

叶晟唯回到房间里冲凉、换衣。穿上大衣的他依旧很帅气，可是整个人却比原来冷了好几倍。

他开着车子下山，在快要入城的时候，看到了顾诚的迈巴赫。他那本来还阴霾的脸色，忽地一变，心想：会不会看到安然？

心，不自觉地加速一跳，他下意识地跟上了顾诚的车子。

安然的确坐在车里，她陪着高恩樱去试婚纱。虽然安然和顾若漓的感情大不若从前，但并没有影响顾诚和高恩樱的婚事。

VIVIA 门口，顾诚把车子停进了车位里。安然和高恩樱先后下车，然后相挽着手臂，亲热地进了店。

一家三口，其乐融融，让不远处的叶晟唯微润了眼眶。

他看到安然嘴角扬着的微笑，自己的嘴角，也情不自禁地扬起了一丝微笑。

但是下一秒，他的脸色就覆上了冰霜。

她笑得这么美好，却已经不再属于他。心，猛地一痛，叶晟唯的身子也随之痉挛了一下。

她那么决绝地离开，他还何必如此留恋？

他脚下用力一踩，车子便急速地离开。

店里，安然突然转身，望向叶晟唯方才停车的位置。她似乎，闻到了他的气息。

“安然？”高恩樱站在试衣间门口，对她轻唤，“快来给妈妈提提意见。”

安然赶紧一笑，走过去：“好的。”

心，却在下陷。

不是已经分了吗？为什么还要产生这些令人心痛的幻觉？他是不可能再出现在你的世界的。

高恩樱虽然四十几岁了，但身材保持得很好，依旧凹凸有致，穿上婚纱，美丽绝伦。都说女人穿婚纱的时候最美，顾诚不禁看呆了。

感叹着上天的眷顾，让他还能看见她这么美丽的时刻，眼眸不禁微微润了润。

也顾不得安然在场，顾诚便动情地把高恩樱轻揽入怀，附在她的耳畔，深情低语：“后天去民政局。”

这是两人商量好的领证吉日，高恩樱幸福地微笑着点了点头。

安然在一旁看着，只觉得欣慰。但慢慢地，她嘴角的笑容隐了隐。

她穿婚纱的日子，遥遥无期了吧。

试完婚纱，安然和高恩樱回到花店。花店的沙发上坐着一个不速之客——秦秀娟。

她怀抱着乖乖，和安然套近乎。

有些日子没见到乖乖了，它看起来越发漂亮了，安然忍不住抱过它亲了亲：“乖乖，你真的越变越乖了。”

秦秀娟在一旁笑道：“然然，有我养它，你就放心，绝对把它养得白白胖胖的。说到底，它还是你和阿烈的结晶呢。”

安然：“……”

这能是她和秦烈的结晶吗？

秦秀娟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口误，赶紧虚扇了自己一耳光，说：“瞧我，一高兴就乱说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是你和阿烈一起救了它，就如同它的再生父母。”

安然就笑笑，没有答话，只顾逗着怀里的乖乖。

高恩樱招呼着秦秀娟坐下。

秦秀娟拿出手机说：“对了，阿烈就在附近办事，我叫他过来。”

安然和秦烈商量好假恋爱，骗过叶晟唯，但秦秀娟一直当真。此时，安然也不好阻止。如果让叶晟唯知道她和秦烈是假的，恐怕又会无止境地纠缠，那样，只会再往顾若漓已经千疮百孔的心上再插一刀。

刚刚去试婚纱的路上，顾诚才担忧地说起顾若漓的情况，似乎是越来越恍惚了。

秦秀娟很快拨通了电话：“喂，阿烈，你办完事了吗……这样啊，你来安然妈妈的花店，我在这里和然然聊天呢。还有乖乖，我带它出来溜达，顺便让然然看看。她很久都没看到乖乖了……你快过来，妈妈等你。”

她腔调略尖，整个店都充斥着兴奋的声音。安然帮高恩樱打理着花，秦秀娟挂断电话，走到她身边，亲热地说：“然然，阿烈马上就过来了。”

安然笑了一下，没有说什么。

高恩樱给秦秀娟倒来一杯水。

“顾太太，你太客气了。”秦秀娟接过水，讨喜地说。虽然高恩樱还没有和顾诚办婚礼，但她先叫了顾太太，对高恩樱来说，心里肯定是高兴的。





高恩樱笑笑，请秦秀娟坐。正好有客人来，她便去招呼客人了。

秦秀娟这张嘴，可抹蜂蜜，也可变成利刃。高恩樱和安然都不擅长应付这类人，自然是能和她少说几句便少说几句。

秦秀娟喝了水，也没人搭理她。她看见安然和乖乖玩，便拿起手机开始拍照。

没过多久，秦烈来了。秦秀娟把手机里拍的照片调出来给他看，一个劲儿地夸安然很上镜。

乖乖看到秦烈，激动地挣脱安然的怀抱，蹦跳到秦烈的腿边，竖着身子对他作揖，摇尾乞怜。

秦烈便把它抱了起来，对着安然和高恩樱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然然，伯母。”

高恩樱微笑还礼。她这是第一次见到秦烈，没想到他一表人才，眉眼和叶晟唯还有几分相似之处。

高恩樱的心里却在微叹：难道是命吗？纠缠来纠缠去，都是叶家的人。

秦秀娟一心想制造秦烈和安然单独在一起的时光，便拉了拉秦烈说：“今天气真不错，太阳暖暖的，最适合乖乖晒太阳了。刚才我停车的时候，看到前面广场上好多人在遛狗。可惜我穿了高跟鞋，脚痛，不然就带乖乖去结交新朋友了。阿烈，正好你和然然带乖乖去遛遛吧。”

“嗯。”秦烈很爽快地应下。他看向安然，说道：“走吧，然然。”

“去吧，去吧，年轻人就应该多活动活动。”秦秀娟一边说，一边把两人推出了门外。

高恩樱也支持安然去散散心。她在店里也是发呆，她看着心疼，便对安然点了点头。安然这才和秦烈离开了花店。

秦秀娟看着两人的背影，啧啧称赞：“顾太太，你看看，我儿子和然然的身影看上去多登对，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”

高恩樱客气地说：“秦烈的确很优秀。”

“那可不。他刚一回国，长青就让他担任叶氏的总经理一职。那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要职位，可见长青对阿烈的重视。当然，这一切也与阿烈本身的优秀是分不开的……啊，阿烈，阿烈……”

秦秀娟正滔滔不绝地赞美儿子，突然就大惊失色地追了出去。高恩樱也喊着“然然”，面色惨白地跑出花店。

就在两人交谈的时候，秦烈和安然正等着红绿灯过马路，一辆没有挂牌的白色越野车急停在两人的身边。车门极快打开，两个穿着黑衣的精壮男人下来便把安然拖上了车子。

秦烈自然去拽安然，最后却被一块儿拖上了车。这一切，只发生在瞬间。

等两人追出去，车子已经飞快地开走了。

安然和秦烈一上车便被人绑住手脚，并蒙上了眼睛。车子约莫开了半个小时后停了下来。两人被推着走上楼梯，最终被推进了一间屋子里。

挟持他们的人，相当粗鲁，两人被推搡着跌跪在地上。安然的膝盖被摔得生疼，不禁轻轻地叫了一声。

秦烈朝着声响的方向，关切地问道：“然然，你还好吗？”

“我没事。”

“哼，这么快就勾搭上别的男人了。安然，你真是好本事！”冷锐而尖厉的声音从安然的前方传来，像索魂的冤鬼，让人不寒而栗。

这个声音……

“苏悦？”安然不确定地问出声。

屋里的窗帘被拉上，暗无天日。角落里，苏悦披头散发地坐在一张旧的沙发上，旁边的小茶几上开着一盏台灯。

昏暗的光芒，照着她晦涩的皮肤，整个人好像老了十岁不止。

在她的身边，坐着五个长相猥琐的肮脏男人，正色眯眯地看着安然，垂涎着她露在衣外的美颈。

“谢谢你还记得我。”苏悦慢条斯理地回答道。她斜睨着安然，整个人冰冷而绝情。

那两个劫持安然上车的精壮男子有些不耐烦地对苏悦说：“好了，要叙旧你们慢慢叙。事情办完了，该给钱了。”

苏悦表情冷了冷，便拉开了皮包，拿出一万块钱，扔给了那两个男人。

“走。”那两个男人拿到钱便离开了。

“姐，是不是该我们上了？”说话的是坐在沙发上的五个肮脏男人中的一个。他看着安然那嫩嫩的肌肤，早就按捺不住了。

秦烈一听，眉头紧蹙。这屋里还有其他的男人？那安然岂不是很危险？

安然也下意识地紧张了一下，低喝：“苏悦，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干什么？”苏悦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慢慢地走向安然，声音冷得刺骨，“你长得这么白嫩细滑，只奉献给叶晟唯一个人，太可惜了。你这么美妙的身子，多让几个男人分享一下，岂不是好事？我给你选的可都是精干的男人，他们的床上功夫，一定不比叶晟唯差，能满足你多种需要。”

“你别乱来！”秦烈在一旁怒喝道。

“你算什么东西！”苏悦一脚踢向了秦烈的胸口。

“秦烈！”安然叫道。

“我没事。”秦烈赶紧开口。

他被踢倒在地上，头撞到了床角，但他就依着那个姿势没动。虽然他被蒙着眼睛，但是从方才这些人说话的角度来分析，他们应该看不到他背后的



动作。

他撞到的是一张铁床，而且不是那种好铁床，有一些铁片翘起，正好可以当刀片使用。他小心地在身后磨着手腕上的绳子，心里却很急。这个疯婆子说不定下一刻就会发号施令，让那几个男人侮辱安然，他一定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。

“哟，心疼了。看来叶晟唯也没有把你喂饱，还在外面找男人。这样看来，我都不知道我找的这五个男人，能不能满足你的欲望。长得清纯动人，原来也是一个骚货。”苏悦语气恶劣且轻蔑。

“废什么话！大姐，你赶紧让我们把她上了不就完事了吗？”那几个男人不耐烦了。

“是呀，搞快点儿，我们还有别的事情。”

“闭嘴。”苏悦突然对那几个男人一阵猛喝，眸光变厉，“我花钱雇你们，就得听老娘的！”

看在钱的分儿上，那几个男人暂时噤了声。

秦烈却暗暗叫好，看来苏悦还有话要对安然讲，这样能拖延他割绳的时间。

苏悦在安然的面前蹲下身去，抬起她的下巴，恨恨地看着：“安然，你知道这几个月，我在日本过得有多生不如死吗？我每拍一部戏，每同一个男人上床，我对你的恨，就加深一分。这日日夜夜，多少天，你算算，我对你的恨，该是多少了呢？”

“苏悦，你自作自受，是你先害我流产。”

“你还嘴硬。”苏悦气极，啪的一声，一个脆响的耳光甩到了安然的脸上。

安然叫着倒在地上。

秦烈心中更加急切，可是手上的动作又不能太明显，一旦被发现了，就会前功尽弃。所以他只能忍下心痛，冷静地磨着绳子。

苏悦面部扭曲地一把揪起安然的头发，强迫她仰起头：“你知道那种侮辱吗？你知道和不同男人上床的痛苦吗？呵呵，你怎么会知道呢？你被叶晟唯捧在手心里当宝，怎么能体会那对一个女人来说，是怎样绝望的侮辱。我每天都在想着办法逃跑，是对你的恨，支撑着我活过了这几个月。安然，现在我就要让你尝尝那种下地狱的痛苦。”

“苏悦，你别再犯错了。”安然劝说着，“你现在把我放了，我会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。”

“呵呵，可能吗？”苏悦大笑起来，“安然，你以为我傻吗？我好不容易逃回国来，把你找到，怎会轻易放你走？叶晟唯不是喜欢你的冰清玉洁吗？我现在就要把你的圣女形象毁掉。”

安然心脏紧缩，她下意识地挣扎着自己被绑的手腕，可是绑得很紧，只

会越挣扎越疼。

“放心，他们会让你欲仙欲死的。”苏悦格外淫浪地笑起来，那怪怪的笑声，十分刺耳。

那几个男人彻底不耐烦了：“你个疯女人，你到底要不要我们上？”

“上，怎么不上？”苏悦冷酷地说，她微昂脖子，动作显得几分变态，“你们想上多少次都成。”

安然的身上起了层层寒意。

秦烈更加着急，凭着感觉，手上的绳子好像只磨掉了一半。他急急地喘了喘气，手上动作也随之加快。

好在苏悦全身心地对付安然，根本没有注意到秦烈的小动作。

那五个男人的目光，也一直落在安然的身上。此时，他们听到苏悦的命令，异常兴奋地朝安然扑了过去。

安然惊叫了一声，东躲西避，受不了那些男人身上臭烘烘的味道。

秦烈听着她的叫声，心都快蹦出来了。他真恨自己为什么不会缩骨功，这样就可以挣脱绳子了。

得想什么办法，拖延时间。

他急中生智，突然大叫道：“等等，我有钱。”

一听钱，那五个男人神情一变，看向秦烈。

秦烈遮掩着自己的手，和那些男人冷静地周旋：“我有很多钱，只要你们放过那个女孩，我就给你们钱。十万，百万都可以。”

“十万，百万？”几个男人被秦烈说的这个数字给惊住了，随之停止了对安然的侵犯。

苏悦一听，脸色顿变，她急声说道：“你们别听他胡说，他能有什么钱？他现在为了救这个女人，故意拖延你们。我才有钱，我现在就给你们钱。”说着，她打开自己大大的提包，从包里拿出两万块钱扔给那几个男人，“你们看，这才是真正的钱。他给你们的是空头支票。”

“是呀，别听这小子吹，有现钱比较实际。”那几个男人很快把钱分完，然后又开始对安然动手动脚的，“小姐身上太香了，我都不好意思动手了。”

“你不动手，我来动，老子早忍不住了。”其中一个络腮胡子男人粗暴地扯开了安然的羽绒服。

“放开我，放开我！”安然惊声尖叫，拼命挣扎。

苏悦冷笑着欣赏安然痛苦、害怕的表情，十分享受。

“快给我上，一起上。”她又扔了一万给那些男人，急得连声音都变了腔调，“马上给我上了她。”

她这几个月辛苦攒钱，就是为了看到这个画面，她也要让这个女人尝尝被人尽可夫的下场。她的目的就快得逞了。听着安然的衣服被撕破的声音，



她舒心地笑了，开心得流下了眼泪。

叶晟唯，你来看啊，看你冰清玉洁的宝贝，是怎样被人糟践！

秦烈在一旁焦急万分，差一点儿就要失去理智，但是他忍下了，继续磨着自己的绳子。

苏悦已经失去理智，把包里最后一万块钱都扔给了那些男人，疯狂地吼道：“赶紧上了她，上了她。你们这些蠢货，既有钱拿，又有女人玩，你们磨磨蹭蹭地在干什么？”

吼到最后，苏悦已经歇斯底里，恨不得马上就能看到安然被五人糟蹋的场景。

“不要……你们放开我。”安然哭了起来。

羽绒服已经被撕烂，薄毛衣也被撕烂了，只剩下保暖内衣。牛仔裤的皮带正在被人解下，拉链已经滑下，有人的手已经伸了进去。

哈哈，苏悦满意地笑了起来。

安然绝望地挣扎着。

秦烈已经满脸是汗，气喘不均。一点儿，就只剩下一点儿。

安然的牛仔裤正被扒下，她绝望得叫都叫不出来。

就在这时，秦烈磨断最后一丝麻条。他立刻扯掉缠在眼睛上的胶布，一头冲向那几个男人，一拳一个地把他们打倒在地。

他看到安然身上已经七零八乱的样子，眸子一下子就红了。还好还好，紧要关头，上天照顾，他磨断了绳子，没有让安然受到实质性的伤害。

但是现在，他顾不得去抱住她，安慰她发抖的身子。那五个男人一见秦烈打人，立马从地上爬起来，对秦烈拳打脚踢。

秦烈虽然学过几招，但是一手难敌众拳，很快便败了下风。

苏悦已经疯狂，嘴里喃喃道：“打死他，打死他！”

安然爬过去，急唤着：“秦烈，秦烈……”

“我没事。”

眼泪一下子从安然的眼眶里流了出来，怎么会没事？他的声音听上去明显很吃力。

见秦烈落了下风，有个男人趁机又对安然动手动脚。秦烈气得咬牙切齿，突然一声大吼，力量齐聚，一下子将四个人推开，冲上去就把趴在安然身上的那个男人一脚踢翻。

另外四个男人重新爬起来，把秦烈缠住。

“你妈的！”被秦烈踢翻的那个男人欲火正旺，被人打断好事，恼羞成怒。他从包里抽出一把匕首，趁着混乱，朝着秦烈的小腹刺了进去。

“啊——”秦烈发出一声惨叫。

那男人红了眼，又对秦烈连捅两刀。其余几个男人先是一愣，后来才明

白发生了什么事，赶紧抓住那男人的手说：“痞子，你疯了，要出人命的。”

“秦烈，秦烈，你怎么了？”安然朝着叫声爬过去。

秦烈张了张嘴，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便软软地倒在了地上。

“血，好多血。”苏悦在旁边看着鲜血从秦烈的小腹里流出来，淌在地上，异常地兴奋，手舞足蹈的。

“快，快，赶紧把这女的办了离开。搞不好这小子要没命了，痞子，你太冲动了。”

“让痞子先上那女的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就好这一口。”

几个男人又朝安然扑过去。

“不要，滚开，滚……”安然绝望尖叫。这次，还有谁来救她？

“不，不许，碰，碰她……”秦烈半昏迷，努力地支持起自己的身体，目光坚毅地朝着安然爬过去，在地上拖出一条长长的血路。

“放……放开她。”秦烈爬到安然身边，紧咬牙齿，大汗涔涔，他本已虚弱，可是力量却强大，他的拳头像铁一样坚硬，砸在那几个男人的身上。

那五个男人，竟然被他打翻在地上。

秦烈的眼睛红得像燃烧着一团怒火，他扑到安然的身上，鲜血立刻染红了安然的衣衫，他死命护着她，低声喃喃：“就算杀死我，也不会让你们碰到她。”

他的坚强和不要命的样子，震惊了那几个坐在地上的男人，他们突然有些害怕这个亡命之徒。

他的身下，在汨汨地流着鲜血。而他护安然的目光，却十分坚定。

那几个男人莫名地被吓住了，一个拍一个地说：“走，赶紧走！”

他们知道这个男人快死了，突然间，对死亡充满了畏惧。平日里，他们也小偷偷摸，从来没有杀过人。

现在，看到地上那一摊鲜血和那一条血路，他们是真的害怕了，几个人赶紧爬起来逃跑了。

苏悦见他们逃跑，赶紧叫嚷：“你们别走，别走！”

她看着秦烈身上的血，突然感到害怕。她不过是想雇人来侮辱安然，并没想弄出什么人命。就算她心里想安然死，但毕竟她是弱女子，在看到这么多鲜红的血液之后，也不禁感到恐慌。

她看了一眼脸色苍白的秦烈，哆嗦着嘴唇跑掉了。

所有的人都逃跑了，秦烈却反扬一丝微笑，一口气松掉，便瘫软在了安然的身上。

安然看着血人一样的秦烈，眼泪哗哗地往下流，急急地拍着他的脸，说道：“秦烈，不要闭眼睛，不要闭眼睛！”

秦烈的手指微微地动了动，似乎是在回应安然。

“秦烈，别睡，千万别睡。我马上打120，你要挺住！”可是安然的手早就不知道被丢到哪里了。

秦烈的身上同样没有手机。她看到床头柜上的座机，赶紧跑去拨打，却没想到电话已欠费！

秦烈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鲜血一直在往外流。安然浑身都颤抖了，忽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她站在屋子里，浑身哆嗦着，好几秒钟后，她才想起出去求救。

这应该是个小宾馆，设施简陋，过道里一点儿光也没有，黑漆漆的一片。好不容易看到一个人，安然赶紧过去求救：“有没有电话？有没有电话？”

这是个中年妇女，看到安然浑身上下都是血，吓得惊叫了一声，甩开安然的手便跑了。

安然突然感到一丝寒冷，这才发现自己身上只穿着胸罩和内裤，其他的衣物早就被扒光了。

她紧紧地抱着自己的身子，忍住寒冷冲向楼梯口去找其他的人。现在，还有什么可害羞的，秦烈都快要死了。

下楼的时候，终于又碰上了一个胖胖的女人，她看到血人一样的安然也吓了一跳，正要逃走，安然却一下子给她跪下：“大姐，求你打下120，好吗？有人受……受伤了。”

那人看到安然可怜的模样，虽然害怕，仍是拿出手机拨打了120，报了宾馆的地址后，匆匆地对安然说：“我已经给你打了，你等着吧。”

说完，飞快地跑了。

安然松了一口气，在地上跪了半晌，想起秦烈，她赶紧上楼跑回房间。秦烈躺在血泊之中，好像已经死去。

安然吓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，她跑过去，颤颤地扶起秦烈，不断地拍着他的脸：“秦烈，你不要吓我，你动一动，让我知道你好好的。”

秦烈没有反应，脸色苍白得像纸。

安然好害怕，她紧紧地抱住他，想要给他温暖，眼泪却止不住地一直往下流，落在秦烈的脸上便成了血水。

“秦烈，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你醒过来。你告诉我啊，我该怎么办？”

她说着，想要伸手去捂秦烈的伤口，可是手伸到半途又缩了回来。她不懂急救，怕弄巧成拙。

“秦烈，你不能死，我背负不起这样的愧疚。”安然哭着，整个人都慌乱了，“秦烈，你要是醒过来，我就嫁给你。我要嫁给你了，你不高兴吗？你死了，我怎么嫁给你？你快醒过来。”

可是秦烈依旧没有反应。

安然无力地哭着：“秦烈，你不要这样。难道你不想我嫁给你吗？你不

是一直都爱我吗？现在多好的机会，只要你醒过来，我就做你的新娘，你不愿意吗？秦烈，你醒醒啊，醒醒，求你了。”

安然伏在秦烈的身上哭着，却不知他的手指微微地动了动，虚弱的声音传在她的耳边：“真……的？”

“秦烈！”安然一脸惊喜，看着秦烈微微动弹的眼皮一下子笑了，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脸上，重重地点头，“真的，真的，只要你好好地活着，我就信守承诺。你一定要撑下去，救护车就快来了。”

秦烈嘴角极轻地动了动，想笑，却又那么力不从心。他微掀嘴唇，声音低得几乎让人听不清：“我……记着了，然然。”

“什么？秦烈，你说什么？”安然俯下身去，仔细倾听。

“我——爱——你！”

秦烈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说出这三个字，手便软软地从安然的手中滑落。

眼泪挂在安然的腮上摇摇欲坠，她极度哽咽：“秦烈，不要……不要！”

力气像被抽干殆尽，安然连想给秦烈温暖的力量都没有了。她伏在秦烈的身上，只是低低地抽泣，满身心的绝望。

120 为什么还不来？好像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，却不过几分钟而已。

屋子里一片死寂，像死亡真正悄无声息地靠近。

两人就这样依偎在一起，一动不动。

直到楼下的警笛声响起，才将思维放空的安然惊醒。

警察来了！

身后的房门却被人大力地撞开，安然本能地转身一望，却看到叶晟唯。

安然赤裸的身子落入他的视线，他反应极快地脱下自己身上的大衣，把安然紧紧一裹。

眼泪从叶晟唯的眼中滚落，他拼命地吻着安然的脸，一个劲儿地道歉：

“对不起，安安，是我的错，我的错……谢谢上天，你还安好！”

秦烈被送进了抢救室，叶晟唯陪着安然去做各种检查，以确定她没有事。

在两人被掳走之后，秦秀娟就立马给叶长青打了电话。叶长青赶紧动用各种关系，调看各个路口的监控，很快就查到可疑车辆的行踪。

安然做完各种检查后，顾诚和高恩樱也赶到了医院。高恩樱抱着安然，心有余悸地哭着。如果没有秦烈拼死相护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

叶晟唯每每想到这些，便无比地心痛。

伤害安然的人，他一个都不会放过。

寒风从破窗里灌进来，苏悦浑身发冷，可她只能抱着自己的双肩，不住地颤抖。



不仅仅是因为寒冷，更有害怕。

像是在等待某种厄运的到来，像是知道自己最终的结局，她却还在一分一秒地等着。那种恐慌的绝望，令人生不如死。

终于，她听到轻轻的脚步声在将这间屋子包围。

苏悦紧张地看着门口，只见光影一闪，门便被人撞开了，随即灌进来好大一股寒风，她禁不住全身颤抖。

刺目的光线，令她用手挡了挡。

撞开门的，正是她朝思暮想的叶晟唯。

可是苏悦看着他，却一点儿温暖也感觉不到。他整个人带着森冷的气势，绝情地站在她的身前。

她蜷在地上，需要对他仰视，就像膜拜一个高高在上的王。

“晟唯。”可她最终还是深情地唤出一声，双目流下眼泪。

她为了这个男人，断送了自己的一生，却从来不曾恨过他。一早，她便知道他是无心的，是自己陷得太深，拔不出来，想要猎取并不属于自己的幸福。

哪怕此时，他那么绝情地看着自己，可在自己的眼中，依旧对他有着浓烈的爱意。

“叶少，带走吗？”身旁的警官问道。

叶晟唯阴沉沉地看着苏悦，目光没有一丝温度，也没有一丝感情，就像在看一棵树，一根草而已。

“原来我太心软，才让你有机会伤害安然。”声音冷酷如阎罗，“这种错误，我不会再犯第二次。”

苏悦听出一种死亡的味道，她淌着泪，怔怔地看着叶晟唯，冷冷地笑道：“晟唯，能不能给我一个梳妆的时间，让我美美地走出去？”

四周全是警察，料她也逃不走。叶晟唯神情淡漠地退出了房间。

透窗而过的微弱光芒，照在苏悦的头顶上。曾经乌黑发亮的秀发，如今却沾满了灰尘。

不过短短几个月，她变得如此苍老。

她静默半晌，才慢慢地打开提包，拿出一把精巧的小手枪。这把枪，她一直揣着，其实在宾馆的时候，她只需一颗子弹，就能送了安然的性命。

但到底因为嫉妒，而令她心智发狂，想把自己身上的侮辱，转到安然的身上，反倒是这种癫狂的嫉妒，救了安然一命。

眼泪一颗颗地掉落，滴在手枪冰冷的壳面上。她缓缓地抬手，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。阳光照在她的脸上，有着淡淡的金光，像她这一生曾经的辉煌。

别了，晟唯，下一世，我依然爱你！